

爷孙决

◆ 孙道荣

“爷爷,我陪你玩吧。”

六岁的俊俊仰着头,对爷爷说。爷爷从客厅到阳台,又从阳台到卧室,来来回回踱了几十趟,连安静地坐在电视机前看卡通片的俊俊,都看出了爷爷的焦躁不安。

爷爷在俊俊面前停了下来,努力挤出些慈祥,问俊俊,我们玩什么?

俊俊歪着小脑袋想了想,我们比赛算术,好不好?

爷爷点了点头。俊俊拿出一本图画册,念起来:小明和妈妈一起去超市买东西,小明买了一包薯片,3元,又买了一包糖果,5元;妈妈买了一瓶醋,6元,又买了一袋牙膏,12元。付款时,小明妈妈拿出了一张50元,售货员应该找回妈妈多少钱?

念完了,俊俊对爷爷说,预备,开始!说完,埋头算起来。爷爷瞪着题目,有点恍惚。已经很多年,他没进过超市、去过菜场、逛过商场,没有买过东西了。他根本不需要自己买东西,有的是老伴去买的,更多的,是他看中了,别人抢着帮他付钱,根本不需要他算账,更不需要他亲自付款。因此,别说自己买东西,就连钱包,他都已经很多年没有用过了。他的身上,从来不带现金,也不带银行卡,不是有人付款,就是自己在账单上签个字,简单至极。孙子的这道算术题,并不复杂,与他每日过手的几百、几千万比起来,简直可以忽略不计,可这么小的数字,怎么就有点绕,横竖加不出来呢?就在他胡思乱想时,俊俊

一口报出了答案:24元,售货员应该找小明妈妈24元!

孙子俊俊赢了。爷爷笑笑,摸摸俊俊的头,你真聪明。

俊俊得意地看着爷爷,那我们再玩一个游戏,好吗?

爷爷点点头,好啊,这回玩什么呢?

俊俊从玩具箱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汽车模型,跑到客厅的尽头,摆在地上,又跑回爷爷身边,对爷爷说,我们比赛看谁先跑到汽车边上,谁先打开车门,坐上车,好不好?

这个不难。他点点头。偶尔,他会让司机开车绕到孙子的幼儿园,亲自接孙子回家,每次,孙子都是兴奋地跑到他的车边,兴奋地爬上车。这让他很欣慰。

俊俊和爷爷并排站在客厅的一角,然后,俊俊一声口令,爷孙俩同时向另一角的小汽车跑去。

俊俊跑得很快,可忽然脚下一滑,摔了一跤。爷爷先跑到了小汽车旁边。俊俊紧跟着跑到小车边,拉开车门,佯装坐了进去。“我又赢了!”俊俊激动地高喊起来。

不对,这回是爷爷赢了,爷爷先跑到小汽车边上的。他纠正俊俊。

俊俊仰起小脸,对他说,你是先跑到了小汽车的旁边,可你没打开车门,也没坐进去啊。

对啊,孙子说了,要先跑到小汽车边,先上车,才算赢。而自己只是站在车门边,没拉开车门,也没表示坐上车。他苦笑笑。这些年,上

下车时,都有人必恭必敬地为他打开车门,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搭在车顶上,然后他才上车,或者下车。他已经习惯了这样被人伺候着,所以刚才虽然跑到了小汽车模型的旁边,却完全忘记应该打开车门,坐上车。他蹲下身,一只手犹疑着伸向车模型的门,他不知道,自己还能不能拉开车门。“卡嗒”一声,车模型的门,竟打开了。他有点喜出望外,看来自己拉开车门,也不是很难嘛。

两次都是俊俊赢了,小家伙有点得意,也有点无趣。他对爷爷说,我们再比赛写字,看谁写得又快又好,怎么样?

孙子还在上幼儿园,就已经认得很多字了,这让他很骄傲。俊俊拿来了纸和笔,给了他一份。爷爷,我们老师昨天刚刚教了我们两个新字“同志”,我们就比赛写这两个字好不好?

一老一少,面对面坐在茶几旁。俊俊喊一声“开始”,就埋头一笔一画写起来。他也在纸上,“刷刷”地写下了两个大字。孙子俊俊才写好半个字。

这一回,俊俊输了。俊俊一脸敬佩地拿过爷爷写的字,忽然惊叫起来:爷爷,你写错了。你看看,你写的不是“同志”。他探过身去,一看,果然不是“同志”,而是洋洋洒洒的“同意”两个大字。

他重重地叹了口气。退位下来的第一天,就这样艰难地熬了过去。



爱有多深

◆ 刘玉玉

我有个妹妹,26岁,长得相当可以,读书时情书收起来一麻袋,能和这样的一个妹妹一起长大,我感到十分幸福。今年,她要出嫁了,她说要买辆车。

“哥,我要买车了,你要不要支持一下?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你怎么支持呢?”

“还怎么支持。说,要多少?”

好妹妹眼珠儿一转:“那就要看你

你对妹妹的爱有多深了。”

“好啊!变得这么聪明了,喏,卡在钱包里,自己去拿,密码你知道的。”

傻丫头兴高采烈地拿了卡。“那——我能拿多少?”

我眼珠儿一转:“那就要看你对哥哥的爱有多深了。”



【适用】

我得了一个青花大海碗,非常漂亮,有一行字“大清乾隆年制”。此碗釉色鲜亮,纹理清晰,做工精细,是个上品。唯一的缺陷是有几个花瓣颜色较深,釉色下隐约能看见一个“于”字。后来我请了老文物专家帮忙鉴定,他用放大镜仔细看了一下,发现有一行字隐藏在花瓣下面:适用于微波炉。

【多远】

一大学生去爬山,刚走没多远,就累得走不动了,他问卖饮料的小贩:“请问还有多远到山顶啊?”小贩鄙视地看了他一眼,说:“你买了180元的门票,这才爬了不到5元的山,你说还有多远?”



“感谢信”

◆ 侯智勇

你口口声声在我面前吹牛保证,可最后怎么样,那些感谢信根本就不起作用!”

赵权铁青着脸说:“是不是他们搞错了,我去找个熟人打听打听。”

很快,赵权就回来了,脸色却更难看。宋大字问:“那些人都做了白眼狼,一封感谢信也没写吧?”赵权哭丧着脸说:“倒也不是,他们都写感谢信了,但感谢信的内容,唉,我还是不说了,我从熟人那儿带回来了两封,您自己看看吧……”

宋大字展开第一封感谢信,只见里面写道:“我要感谢宋大字局长帮助我儿子学游泳!今年雨水大,我们小区三天两头内涝,每天都是趟着没膝的水进出,我儿子在积水里已经初步学会了狗刨,我想这和负责城市排水的公用事业管理局是分不开的……”

宋大字气得把信扔到地上,展开第二封感谢信,内容如下:“我儿子的终身大事,跟宋大字局长的牵线也是离不开的,那天我儿子下班后看到路边有坏人调戏一个女孩,他冲过去把坏人打跑了,后来那姑娘就成了他的对象,根据坏人交代,他们之所以胆敢干坏事,是因为那一带路灯坏了没人修……我想,这要归功于这些路灯的最高领导宋大字局长……”

“这就是我用金钱换来的‘感谢信’?赵权啊赵权,你是帮我呀,还是要害我啊?”宋大字说着说着,忽然“噉”的一声,背过气去。(本故事由《文学报·手机小说报》推荐)



跟风

◆ 刘卫

妹夫下岗后,拿了几万元“养命钱”,想做点小生意。

妹夫发现偌大个小县城,竟没有正规卖炒货的店。一些小摊主零星卖一点,大多是从别人那倒过来的,品种也不全。小摊卖的价钱虽便宜,但不卫生,超市袋装的量少价太贵。我点拨他,花钱找专业师傅学学技术,店面选在电影院等客流大的场所,当场加工,店内尽量干净卫生。取“小眼镜炒坊”的店名既符合他的特点,也叫得响亮。妹夫一一照办。一时间,戴眼镜、文质彬彬的妹夫抄着长柄铲子翻炒瓜子的场景成了街头独特的景致。香味飘飘,引得过往行人驻足张望。公用过秤收款,生意十分红火。

可就过了月余,对面突然冒出一家“小小眼镜炒货店”,招牌上的形象几乎与妹夫的相同。隔十几米远,又新开张另一个“小之小眼镜炒房”,前面“小之”两字写得很小,字迹又淡,不仔细

看根本分不清。同行恶性竞争,几乎无利可图。苦撑了三个月,妹夫忍痛退出。

妹夫心有不甘,择地又开起一家牛肉面馆。一碗牛肉面八元,由于面条有“精神”、溜顺,牛肉都是“正块子”,汤料好,一时间顾客盈门。吸取教训,他按妹妹在家里排行取了个“二姐牛肉面馆”的店名,并在工商登记注册。妹夫本以为店名办了正规手续,能心无旁骛地经营,没想到又遭“围剿”。这次,斜对面新开的那个店叫“老二姐牛肉面馆”,左边原来卖早餐的店扩大了营业面积,把店名改为“二姐牛肉面总店”。价格战起,妹夫本钱小,人手不够,最终败下阵来。

妹夫仍想再开一个店,有人点拨他,以后再把啥做火了,最好把热门的关联店名和图示等一起注册,以免再度跟风假冒。不然,任由其同行折腾,怎么能伤得起……



急性子

◆ 小如

周末,天晴,年轻的夫妻准备出外郊游。妻子是个急性子,一大早, she就把出行吃的用的准备好了。丈夫是个慢性子,被催了几遍还在慢悠悠地往鱼缸里撒饲料。他完全不顾站在门口生气的妻子,抱怨地说:“那么急做

什么,慢几分钟你也不会掉块肉,可是我的鱼会啊。”妻子没有火大,顾自哀叹地说:“是啊,我早就发现急性子并不是什么好事。我最后悔的事就是那么急着嫁给你。”

